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十五

明　宋濂　撰

箴凡四章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迷仁恕於民孝慈於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

嗜學克孝不形於言已達其要尚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磨兜堅箴 有序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爲著箴曰

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

而鳴必駭衆聽磨兠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兠堅磨兠堅慎勿言

全有堂箴 并序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黄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斵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偽之滋也

人偽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甆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脩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黄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黄君以政學聞於時復遑遑自治不止其殆知求全者歟爲之箴

繄天高顯性靈萬象森森烱以貞愚不縮智不贏毫末咸具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師古齋箴并序

師古齋者子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

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水湧而山出蔫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

爾欲思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禔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宧有奥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為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斁

銘凡四十七章

黄氏義門銘有序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賛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

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黿綬之賢皂
蓋朱轓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
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
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
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
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
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陰曰生陰生一子曰逢
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

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
教條鏡諸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
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
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
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
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
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為富也唯孝友積
諸躬令名昭於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

而無媿稽之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濂於黃氏盖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飱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

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谿十室九哀瀾倒波頽萬夫莫回蠅聲方宜忽聞怒霆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惪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如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脩其道曷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有序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

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盛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别火而食志確見凝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盖自建初迨今已歷十世踰

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凜然不可犯儉壬畏之為之斂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芟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汝澄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麒出爲汝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懋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偉

生二子懃懇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名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敦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歟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踴躍承命請叅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

薰蒸太和之中壹囿範圍之内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予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於碑而復徵濂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畒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二十五畒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辟則榦也小宗辟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榦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權盖不得不爾也自夫

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甚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蹶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閥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章布之士乃斷然行之

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為子覺惜也龍光下燭行當煥發於山川之間矣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於天火之赫熹類族辨物君子以之況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阜榦漸敷羣枝服雖少間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耰取箕誶語緜

披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己私何能大公
拔其藩籬浦陽之江其流瀰瀰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
義聞者接軫聯帷有美王氏裔出紳緌佩厥先訓如銘
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斁竭其心思度物引
類取式樹規矩探浩渺細入容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
耄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為範防徵禮與詩以匡念慮以
肅威儀如水斯瀦畚築以時涓滴弗戒不翅漏卮古云
孝弟致家之肥匪間古今驗若蓍龜維彼崇搆肇自築

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跬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斁上慎旃哉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迺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

尚不再偶況於人耶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於縣縣上於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著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弁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為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駉能徵瀌著銘鑱諸樂石瀌惟夫為婦天大倫

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盖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瀌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敦叙天彝宏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赴遐聳有婦氏唐采歸于張克産二雛其夫遽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

節敫敫者雖匪親孰依忍死鞠之心惟天知寒颸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横猶聞夜織或憐其孤謳之改圖豈無甘薺何忍茹荼含淚陳辭鴻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貞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巋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焞焞皇匪爾私用爲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鴻休以詔罔極

忠孝堂銘 有序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漠將軍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搴旗斬將奮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一旦上冢

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幬地之持載莫可比喻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禦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於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藏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廸之艱勤日擢髮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為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濂為之銘濂聞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為子克盡其孝為臣克

盡其忠始合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為經箋之為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尚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為將為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忠孝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皦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新不置覆載之中俯仰無

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彘雖賤不食其餘洸洸徐君其力如虎談笑折衝疇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鋭欲建功名徹九重遂從散騎起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資環衛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況臨白髪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構舒舒圖史紛如粉版元書蟠蛟結螭是顧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額守此心堅如鐵石太史作銘勒諸坐側

鮑氏慈孝堂銘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於時人號為棠樾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群寇相挺而起肆其屠劉歙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寶慶教授壽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嘯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於樹抽刀將剸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耄矣不足以汚兵鋒願憐而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刄處士君曰吾衹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

宗祀絶矣慎勿聽之相為讓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掌制
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颯颯起林木
間類鐵騎蹴踏聲寇相顧怖愕趍官兵將捕已急相率
東趨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嘆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
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為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
處士君之受縛乎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
而不知有己死生禍福尚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為孝何
名為慈乎脱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為慈其子又曰

我必如是方為孝不幾忝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為世勸矣然子為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為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為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謂存宗祀也為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為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為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鄭內翰子美游子美歙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為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為人令處士君曾孫任詣予請曰任之祖父甞以慈孝名堂鄉

先達程公已為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為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感通罔間毫髮伊誰梏之戶庭胡越惟歙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移羣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於樹有子含淚長跪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

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千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耄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冀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冠雖匪人天嘏是錫疾飇西來褫謚之魄玄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總曷名為人慶延於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為上或頑為下或悖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黄氏悅親堂銘 有序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之道奈何溫與清無爽也定與省勿愆也可也而未至也視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寶厥身也若愛瓊珍也慎所履也如在淵氷也跬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然則何為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彰也族婣之所豔也僚友之所願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諸內必形諸外也

不可二之也建安黄居徳養親之堂題之曰恱親居徳以文辭致身為鄞都尉其身將顯也予故援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恱親也人習而察也予不敢勦説也銘曰恱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兹而有聞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毁傷始為行之醇天經地義吾敢弗之惇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恱乎親

正心堂銘有序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

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縝司教成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為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違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為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為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

遠矣文縝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深烱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迷惑靡有攸屆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曷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為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狥其私心狙伺狙攫偉茲芒侯監于大邦揭聖明訓寘諸崇堂崇堂嚴嚴筵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孰詭孰

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著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
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亶
為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奚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寔為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
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
慕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
充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王開陳内聖外王之道

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傚其有聞於越秦

矧同出於已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

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義是遵赫明命之

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綠髮之敢私察天人之相因廓

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為匡正鄙其詐力不足稱

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王佐斷不為失而孟堅之著

論乃徒致於紏絡有美董生文行孔嗣當侍經於帷幄

日摩切於典墳竒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為王傳之尊名若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峻者堂胥以華棨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貞白堂銘有序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畧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托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為名名則美矣

於身何補哉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慝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嗜古以貞白名其堂盖將矯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為學矣其友芒文縝來徴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勝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寒暑僭行況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罔惑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

陽以白民用弗忒人苟弗白為暗為僻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學孔腴以貞白名堂陽豈銘爾堂將銘爾軀匪徒飾外宜銘能心失弗渝爾心之貞為道之樞爾心之白為德之居勿側以欹勿涅以汙持之永久為聖之徒

雙椿堂銘 有序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繫托物以明類而其義㝡切尊

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
某君器局凝遠識度逈卓篤愛日之誠隆悦親之道奉
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靜深揭雙椿以為號氣同
於祖奚須類我之祝孝推乎親必盡肯堂之志稽之五
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範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美聞
流於縉紳永歌傳於緗簡不鄙狂瞽漫紹嶶音辭曰
有雙者椿離植於庭脩埊並擢峻葉均青凉雰夕濐
灝露晨零材非齊散壽比莊齡美兹華搆托以嘉名

雲聯透戶月澹鮮穠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絳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豔州里流榮雅辭振玉麗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琰鐫銘禮敦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連槐堂銘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

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至况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逐逐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

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為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彛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為孝弟舍傍樹槐一章高尺餘岐為二榦及肙交合為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然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為彛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為之請銘槐之為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敎其後人

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葳蕤而時茂猶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榦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惪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覿巨本數圍去地尺岐為雙榦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羣枝合如織鄉閭里耄歎以嘖烱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榦别勢莫抑同氣殊分歷千億

梘枝可連人可析

持敬齋銘 有序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於吏議繼蒙恩宥預有祿食列於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為銘以自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惴駑可越靈臺孔微役萬物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

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漓四體不敬形縮瑟不敬而言支以怵行而不敬遭憒跌矧茲有職紛轇轕上有嚴臨下羣列苟或不敬衆爾咥兒神遼哉恫恍惚語之無聞罔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馹況均為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晰德樹名彰底崇秩

時習齋銘 有序

時習齋者江南行臺侍御史秦公之所自名也公河南人名從龍字元之歷事五朝為時名臣年踰八十而猶

挟册齋中玩而繹之濂間往見公聞其言皆經緯道德壹歸之經傳則其澤被民物勲列太常者何莫不由於斯時習之功不既盛矣乎宜其年既耄而猶孜孜弗之懈公戒濂銘銘曰

水之習坎積則盈君子法之德乃恒

玄默齋銘 有序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嵗歷數月未能撰述仲

善又更求之今因休沐之暇輙援筆為之銘夫玄默者
葆和之要道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曷若渺渺
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迨乎象先誰為之後孰為之
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毓丹之田也久而行之與
道周旋可以接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旃必
守夫規中焉

介石齋銘 有序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諸大易之義也盖管君嗜學弗懈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學當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爲歷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知慮凡氣朔之盈虛氣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忒忒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君爲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沉溺必

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凟矣乃援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大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爲義動以順苟耽於逸爽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始兆見輙定自微而彰若龜鏡下不加褻上弗佞

如此進學德將敦或寘或鳴戕厥性戒之初終制乃勝有齋肅如更嚴覯我銘其楹宜敬聽

古愚齋銘有序

延陵章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别乘會二千石闕候實行守事情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脩以古愚名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頗衆奈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為不愚

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彀斯弩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履多岐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為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所傷奈人偽兮旁午我情鬱紆曷日而攄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遡埃風而屹立懷嬾人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采彼焉多詐睢睢盱盱心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孰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為激而過中同於自謚我將何從聖

謨孔邇終日不違希顏則是

居易齋銘有序

衢之常山有簪纓世族曰魯氏盖出於宋叅知政事肅簡公貫之之後自亳而來遷舊藏王刻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濬文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濬文才行雅飭擢為侍儀舍人遷秦王府典儀將行詣詞林請曰濬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鄱陽周先生伯温為書三大篆

揭之類以銘文為屬予讀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来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黄三組庾粟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豐衡門棲遲蔬糗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嗇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我敢悖之或逆或順視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類而中則揺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

正伊何安於義命侃侃魯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蛟螭作篆前陳回谿右撑翠巘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旃哉德將不刊

茂承齋銘有序

閩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鬣奮爪儼若蒼龍然嘗喟然嘆曰始者拱把爾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

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乗風御氣游神於冲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凉翠益翹然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歔悵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盖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其逢惟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臾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哉子尚亦善於取辟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

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錄趙伯庸來徵予銘銘曰

有松丸丸兮於彼郊坰來者既續兮往者始零衆悴黄霣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粲其榮繼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於軒楹

宇定齋銘 有序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

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言乎其衛生之説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輙泛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説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嘷而嗌不嗄乎此謂太和坱圠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攖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

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芒乎忽乎熈熈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予有起乎無起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種學齋銘有序

姑蘇張君其名為田其字為芸已遂以種學號其齋居濂聞之而嘆曰何芸已之善取義者歟盖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

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為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之功一以為芸己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為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為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洸洸仁耕之而義耨之惟恐涉於歲荒俟彼西成於粢其箱可以續烝民之命脉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雀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己以從人不以禮而為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玄髓

揆文而曄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孳孳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額是應而是萃終大迄於農穰

默齋銘有序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巔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為之請銘銘曰

昊穹上運丕壚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得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敘不發一言

而莫敢失其恒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諭爲詭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拙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

於市惟躬行之為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脩獨默默而無語此盖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顔氏者非耶

恒齋銘有序

考功丞李君名永永為恒久之義遂以守恒為之字復自號其藏脩之所曰恒齋易有之恒久也盖恒之為卦震上而巽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以恒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守之人也既取是義為字與名又揭

以命齋其篤於信道常而能久者歟爲著銘曰

天地之道恒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惟道之適苟執一塗子莫之中無權以行是謂眞匈日月在天旋運不息躔次所經罔有差忒陽陰代謝寒暑迭更盪摩呼吸萬物乃成唯久故恒動有常則惟恒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樹此敎基逐物而遷有愧巫醫侃侃李君所名凋奥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不度勢獨浚之求或處非據無禽致羞孰正孰

偏有若白黑慎而行之永保終吉

冲虚室銘有序

冲虚二言乃玄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徼也嗣天師張公取以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爲掇其義而爲之銘銘曰

惟其冲足以全玄黄之功惟其虚可以斡造化之樞盖和氣盎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腴壹脗契乎自然曽弗爽於無爲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

恍惚其有物竟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此抱一若嬰
兒以大道之難言姑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胄為世玄師
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書掇
三洞之隐文請揭之於座隅

陳彥正丹室銘 有序

陳君彥正家在浦陽大山間實與龍湫五洩為隣岩巒
廻互林木薈翳絶不類人世彥正日走其下當夜靜月
白時輒登高危坐寘然長思欲求古仙人與遊而不可

得每天風脩脩作聲輙以為王子喬韓衆輩真躡鳳吹簫而來也如是者數年一旦有貝君一黙者過之謂曰子若是甚無益也子欲求之盍學長生乎一氣孔靈凝之者神神之攸庭黄房窈冥綿綿若存是為天根子能有意於斯古仙人不難致也彥正樂其説之美乃稽首再拜膝行而前曰某不敏竊妄意浮游塵埃之外不自期凡質之未易化也先生不以為非而辱教之顧終身服役為弟子敢問其所欲者何先貝君復曰吾道貴清

靜吾養神丹雞犬不可近子盍別為丹室以處我彥正
欣然從之乃即所居之東若干步作室一間中設一榻
貝君與彥正對坐其中而鑰其所從之門外不可入內
不可出前留一竅以納㳄食後通一竇以傳便液蓋將
專一心志以絕外慕云室既成彥正錄貝君之言以告
濂曰子宜為我廣而銘之濂聞古仙人之往來多在霍
撞五嶽金庭洞陽赤水仙都諸山攷之九微志可見已
五洩處越水之濱固不足以附麗諸名山而齊之謝玄

卿曽来藥其中後竟仙去漁嘗至其處乗風故歌便覺精神遐漂駕灝氣於滇涬莽蒼之間惜不得玄卿輩與之共語悵然而還今聞彦正結室其旁又得貝君為之依歸焉得無歆豔乎因不辭彦正之請而備書貝君之言廣其意而為之銘銘曰

天地構精日月撣持雌陰黃包雄陽玄施内有太虚明靈所都是謂規中執神之機超乎羣品不分精祖古之真人日與之俱三華生津五氣布基水虎歛魄火龍藏

珠金華先倡白液後追闔闢泥丸天行空飛入火蹈水
不焫不濡或嬰霓幢或翳鳳鑾杳然玄化莫知所如五
洩之山蛟龍所居下有隱者山澤之臞乃連曲房乃列
鼎爐浮游黄宫神光舒舒靈君背劍鬼伯執殳以呵弗
祥以衛不虞養爾神嬰出有入無定見金童手持簡書
致上帝命名還玉樞尚慎旃哉勿亟勿徐我作斯銘勒
之座隅

蒼雲軒銘有序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若而不出既出而决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决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以隱為高孰不可

爲子陵裁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於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卓裁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斂與施或不盈握或雨曰垂庶乎於道之歸

韋軒銘有序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韋以為警因號其齋曰韋靖江府倅讀陳伯武亦閩人也有景行先哲之志用韋名軒所以褆其身者勤矣濂懼其矯枉而過正也為之銘銘曰

韋之為義乃獸之皮可以柬物枉戾而相違故其丈上下為舛而中則從圜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悻以自好狠愎而為

非矯其過固不宜不力若剽至於純柔純弱又必掊削

薄之譏嗚呼噫嘻大中之爲物也微若神著坦若九逵

何不洩洩于于濶步而長趨近則入善人之室遠則爲

聖賢之歸不亦暢志乎而陳氏之子問學得師木漸者

必上升膏蓄者必有輝指柔人以作極纂前修之風徽

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褒而以規

菊軒銘 有序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耆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

章問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鞠華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数十本盖以鞠有正色與先生所禀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之時獨致其妍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濂四十餘年之老友也雖不能文為著鞠軒銘一首先生當與我删之銘曰

鞠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與僻鞠有落英斯鞠其馨君子餐之期不爽厥真菊兮君子兮合為一兮終無忒兮永為民則兮

蓬軒銘有序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隘中寬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招弟子肄業其間楊内翰剛中曰是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構軒於前以蓬爲字蓬者舟之蔽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變化爲菑翳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洊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古亦有是

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

蓬軒銘銘曰

歙多大山下瞰平陸嶺南峯聯前奔後逐如瀛海內波

濤起伏有美君子搆室山麓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

濟川勗之進脩維舟之用視蓬爲急籍以葦蒲紉以笭

篣障除雨風莫安袵席豈無桂櫂艤河之洲亦有蘭橈

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焉求父唱於前子和於後兵

燹之餘聿新良構寧事般游思學之懋學功伊何夙夜

無斁極夫顛連如涉大川脫彼墊溺升諸堂筵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謗儆戒或怠其心則故斯堂暨軒閑閑言言有瑟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廸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髓一葦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太史

耘庵軒 有序

良鄉丞陳讓益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憩止之室曰耘庵夫耘之

為義耨治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芃芃然興矣益
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庵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
蕪載穢既茁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日豐有實
其同迄於獲功記禮之家人以為真得其斯理失則罔
效和其柔剛脩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耨在講學
去非存是合其所感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
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

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滯而不融太史作
銘勒於坐側上慎旃哉服之無斁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為吴士朱孟辯作孟辯獲石聚寶山間製
為山玄膚王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
之銘邃甚至不容繼孟辯强余述之信手珠玉在側覺
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玄膚剨紫虯星霣魄石抱肤蒼水使者珮失琚山鬼

環守目睢盱内藏一升白龍酥湌之凌霄躡雙鳧奮迅八極遊清都山玄膚玉為徒（解一）玉芝朶自天墮暈翠霞裁猗儺煅以九陽真頑火有聲吰嚕王之瑳不學三秀脆而影韓終欲擕意仍叵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之朶青婧婧（解二）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齗齗霓旌難攀泝寥廓手析祥氲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溥神毋變幻資槖斎上衝牛斗香如濯斷雲角鎮書幄（解三）

詩塚銘 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會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脩脩有學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脩懼其詩失傳埏埴為甕刻瘞之山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𨓏綏兮烏文龍章於粲其英叶昌厥辭兮寘知斂真返諸聖神貍黃壚兮渙為醴泉三秀芊眠合負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兮

丹井銘有序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石礦啓之化爲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逾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時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

有夫玄巾發我室雙禽銜霞飛漱漱靈泉重噴甘逾蜜
飲馬壽與天地畢

了圜銘 有序

嗣漢天師張真人字初築室龍虎山中脩煉瓊丹動靜兩忘已而神聚氣凝混合為一至和坱圠返乎太初真人既獲覩內景之秘因題其室曰了圜所以識也玄貞道士為原玄牝之旨而勒銘曰

高上洞玄陽陰之根凝和攝真是謂崑崙中有三關七

難守閣上絕霞表下淪洞寘遡而索之黄房絳庭靈明

潛通空澄淨泓真人之居規中為城龍帔鳳舄靈裙飛

翻左挾元英右衛白元仰睨太滕噓氣成雲化生萬神

合妙為真昇真王虛朗契洞清哀厥下士麗穢莫澄神

隨形化降於北陰廼勑雷電指麾六丁授以赤書制鬼

攝魂還乎混混閉絕九門南陽熈真奕奕朗秀英三靈發

曜八素啓璚出入泥丸鶣翔紫清羽葆先導飈臺後登

與天為徒振古長存

濂既作是銘或謂假象取喻而多詭辭曷若著明言之嗚呼斯豈言之可明哉然而人身之內有至虛焉絲絡之所羣湊命蔕之所由生不倚八偶巍然中居此謂神之庭氣之母真息之根也人能存神於兹則性自復養氣於兹則命自正神與氣未始相離分之為二合之為一其殆化源也歟然欲了之則未易為功也鳥之伏㲉不足以言溫陶之烹丸不足以言凝鑑之照形不足以言明將是三者庶幾氣神混合自

然成真而猶未忘乎迹也盖有非神之神而行乎九天非氣之氣而超乎九地方所不能拘小大不能計而了之名且不立矣了之名尚未泯如隔紗縠而觀明月耳著明之言固無越於此然亦糟粕而已爾土苴而已爾何足以言了哉或者一笑而去因不欲棄而書諸銘後

五輪沙漏銘 有序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

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銜萁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鉤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萁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杪亦傳六齒鉤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與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鉤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萁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鉤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

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斲木為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繫鼓一鳴鉦亦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濼陽水善冰雖爨鼎沃湯不能為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

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

挈壺建淌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

國史硯銘 有序

瀛為國史遂以官名硯勒銘於陰銘曰

誕敷帝制宣人文赤光如虹燭乾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銅雀瓦硯銘 有序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硯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黝盖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爲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母炎火一爍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勲久何哉舞榭汙爾蹤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賛郇翰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海東石硯銘二

形圓如日出海東五色寒芒貫當中發爲人文亮天功

毓至陽産槫桑玉之英人之章

硯銘三

玄之冑静重故壽以墨爲守勿輕售弘經演道爾則茹之挾葩揚藻爾則吐之如鐵之堅尚欲磨而穿况斯石也乎夜窮書研翕坤闢乾期遠躋於聖域乎

婺溪石硯銘有序

歙之有硯自唐開元中棄礪始礪獵師也因透獸發之後爲南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石齊其地在長城里

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硯溪產者號爲
龍長濂嘗獲其一腹有刻文云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
硯官也制作絕工緻可寶已銘曰
外雖黑內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濟源硯銘 有序

濟源硯者李文簡公故物也濂銘之以遺龍舒學子李
端銘曰
持爾堅以尚爾玄毋爲白也遷

日本硯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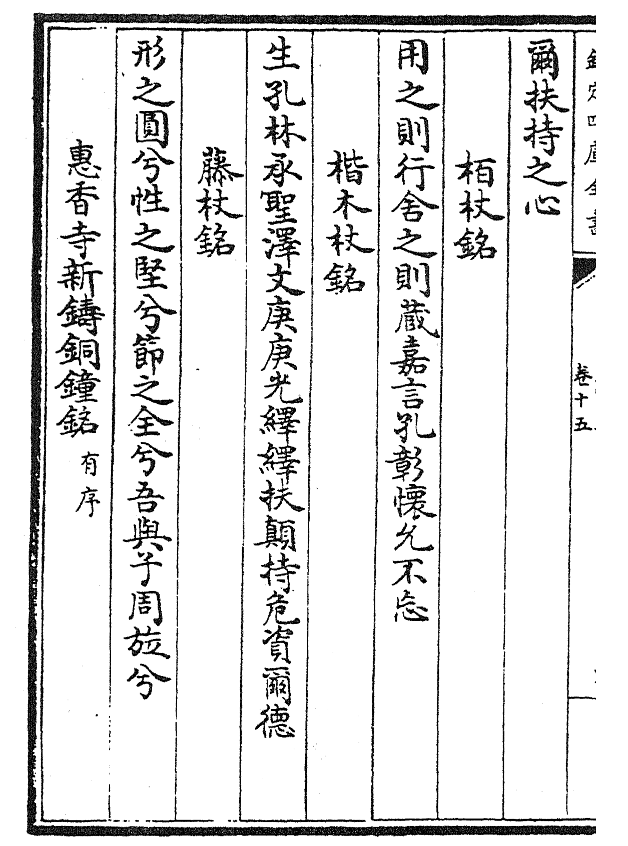
髮櫛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楷木杖銘有序

客有遺予孔林楷木杖者横文如蛇腹節節可觀刻斯銘銘曰

托根兮孔林有文横横兮如玉如金千載寂寞兮孰白



爾扶持之心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嘉言孔彰懷允不忘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丈庚庚光繹繹扶顛持危資爾德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有序

浦陽有大蘭寺在白麟溪之濵者曰香嚴創建於東晉時年代遼邈所鑄之鐘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知者宋寶元間繼隆大師實為之隆嘗走汴京得中宮賜銅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歷甲申鐘始成越七十有八年睦寇至毁焉時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即帥其衆而繼為之至甲辰冬十月鐘復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災鐘又毁焉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照與同流六十有二人謀曰

成壞之相勢常相因而鐘者所以警昏昕昭法度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城城迺捐錢一千五百緡俾合餘爐而新之銅以斤計舊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深弘法華之旨末十餘傳其教幾絶吳越國師德韶為聞於錢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卒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

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為佛事較之國師其迹固殊所以
昭前人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
然哉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
區區致泥於名迹之間亦惑矣必也自聲而生悟自悟
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
里青蘿山中與僧崇偘游甚洽偘一旦來謂濂曰子盍
銘吾鐘乎廼為之銘曰
如來法門千差萬別孰方便故以一音攝有靈者鐘即

廣長舌或震或鍾熾然而說其一五時所宣諸修多羅無量妙意中無不包一歷耳根千刼弗磨黃緣入道莫此為多其二白麟溪濱有大蘭寺是惟香嚴法器所舍替攸構災一夕而化畢竟有形終屬幻假其三寺之比丘咸作是言彼成壞相如風轉輪往過來續後先相因不有廢者吾何以興其四迺謁檀那迺咨臯氏迺簡赤金以歸鑪錘修弇中程薄厚隨軌外圓中虛與法為體其五若龍象衆暨諸鬼神胡跪作禮靡間幽明臺簴高懸有聲鏗鍧

如獅王吼如蛟龍鳴其六上徹諸天下入九地因聞生悟弗迷邪趣聲聲攝入曾無留礙盡轉如來大圓鏡智其七我昔嘗聞此妙音聲不從鐘出不由耳生隨處充滿非減非增願咸諦聽同證真乘其八

文憲集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臣俞　鳳